

人物志



物惟人貴。參大地三。橐籥既啟。秀靈是滄。中庸鮮能。秉彝母慚。黜浮崇實。茹苦得其。一登。繼續載道。而南。志人物。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人之貴也。初何待言。半山之論曰。古者有賢。不肯之分。而無流品之別。聖人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有上下以處。君子小人更無中列。以處中材。然則論人之法。片言握之可矣。顧維皇降。表灑有恒性。而豪傑不世出。

將樂縣志

卷之八

人物

名世者必遲之五百年之久。天人之際。蓋難言矣。夫聖人不得而見。善恒則屢貺。愈下中行不得而與。狂狷亦降心以求。矧去古已遠。風會漸漓。欲執一說以論人。豈可得哉。昔班固作古今人表。分列九等。始于聖。終于愚。其後史家分類表見。標義立名。人自為說。將邑如龜山。數先生。既祖。禰不祧。為百世師。知與不知。咸首屈指。其他政績事功。嘉修碩德。與數君子。後先輝映也。譬夫麟鳳之外。尚見豹變而雉文。珠玉之餘。猶有火齊與木難。即等而下之。一善足錄。亦有不可沒者。爰以次纂列。因



類見義酌爲十門。上溯晉唐。下迄今茲。惟求合于洪範。攸好德之旨。以克副秀靈之目。無惡於志。雖畧加刪逸。或有足諒者。

先憲

宋

楊時。字中立。龍池都人。五世祖自宏農避地居將樂。時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登熙寧九年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廼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南矣。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矧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後歷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用事。有客張翬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

成置諸左右以聞導上心京問其人覺以時對京因
薦之又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
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入對奏曰熙寧之初大臣
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
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
邪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
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
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
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

已朝廷方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時遂陳時政
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
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
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
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宜和會計錄以
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
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燃當
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
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

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

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師，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

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今。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千里之遠。犯人國都。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四

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耳。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按偏禪之可將者代之。不報。及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因召對。時言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

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鄉遂以時兼國子
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
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
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
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
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
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
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
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五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勝數姑
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
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
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魯不知堯舜茅
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
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
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
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鑿宰制
萬物費而不爲後孰弊弊焉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程
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
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
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
中外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
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
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
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吉
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

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
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
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
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
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
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
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
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
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
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
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
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
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
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其學
自立雪程門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
平又再傳而朱晦翁理學大明有功徃聖其源委脉
絡皆出於時所著有學庸論語解易詩書禮記解周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七

禮解經筵講義易春秋孟子義校正伊川易三經義
辨字說論列子解莊子解目錄論奏議詩文等集于
五廸迥適造俱登進士廸字遵道亦從學伊川先
生之門伊川先生深器重之稱其好學質美諸經皆
通於易春秋尤精惜早卒有遺文朱文公爲之跋諸
孫登科第者數十人宋紹興五年誥贈左中大夫賜
賻葬十二年追贈少師謚文靖咸淳三年勅建書院
御筆賜龜山先生額仍詔郡縣撥田以優其後有言
春秋致祭元至正二十七年加贈太師追封吳國公

明洪武十三年命知本縣知縣王克剛重修書院宏
治九年從國子監博士楊廷用之請賜爵追封將樂
伯從祀

孔子廟庭

宋贈龍圖閣直學士楊時左大中大夫誥

勅曰重道莫大乎崇儒崇

儒莫先於優爵此皆天理所當然質之人情而外稱也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食邑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楊時言正而行端德闕而學粹趨踰禮樂之場超卓傳証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羅網百家馳騁千古辨邪說以正人心推聖學以明大義向陳疏議足以扶國本於當時証釋經書足以開來學於後世顧功德之兼全宜恩隆之特異茲乃加贈爲左中大夫於戲內閣之褒示先憲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八

模楷於玉署中台之爵增榮寵於泉原靈爽如存尚克歆服紹興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請追謚龜山先生疏

右修職郎臣楊迥奏臣先父楊時曩以經術取知徽宗皇帝擢在經筵及靖康初居諫省最後蒙陛下眷遇置之文昌二鄉之列實係三朝論思侍臣雖未有伯子男之封然視小國之臣有間矣既老得請以龍圖閣直學士歸田里死之日蒙朝廷贈恤甚厚所著三經義辨及中庸論語解亦皆進入訖存沒受陛下重恩無所論報徒深犬馬之情廼者伏見徽猷閣行制胡安國曾任給事中身亡朝廷加謚文定臣先父係龍圖閣直學士歷任工部侍郎未蒙朝廷褒顯欲望聖慈憫恤特詔太常依胡安國例伏候勅旨奉聖旨依所乞令禮部太常寺同擬定申尚書省太常寺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合謚曰文靖追贈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贈左大中大夫

楊時謚文靖勅

皇帝勅中書門下省朕聞為流俗所移者類無特操
失先賢之傳者患在自私夫惟務學有源發言無玷
乃能深造乎理獨立于時昔朕遜臣躬行此道師與
具存乎眷意易名豈限于彛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
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左大中大夫楊時義冠六
經聞該千載行有前修之操言為後進之規方矜
之肆行秉誠心而特立窮居在野循循追善誘之風
正色立朝蹇蹇著匪躬之節獻可每關乎治體傳經
不負乎儒宗秀眉明目若鄭康成視遠望高如劉元
信摧長七人之列俾泰五學之游位進貳鄉職居延
閣無復九泉之作特加一字之褒庸靖儷文合謚應
法惟安及沉從晉迨今有如葵簡之賢實相昭陵之
人究觀節惠尚想忠良載揚稽古
之勤歆此漏泉之渥可謚曰文靖

請龜山從祀孔子廟庭疏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九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延平府將樂縣歲貢生員
何昇謹奏為崇祀先儒以激勵後學事臣竊惟為治
莫先於尚儒術報功莫重於崇祀典蓋重祀典以報
功則儒術始重尚儒術以為治則世道斯隆此崇祀
先儒激勵後學人君為治萬世不易之盛典也我國
家崇儒重道報功示勸超越百王卓冠千古內而國
子監外而府州縣學既立廟以崇祀先聖先賢其於
歷代名儒學術之正著述之多有功于聖門者皆得
從祀廟庭恩禮之隆前代所未有也切見臣本縣宋
儒楊時舉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
於穎昌及歸顥目送之有吾道南矣之語顥卒後師
程顥於洛則有門牆立雪之勤後乃出知瀏陽餘杭
蕭山諸縣所至賑恤艱饑敦崇教化去而民咸思之
改荆州教授適天下多故用事者以為舊德老成欲
引置左右適有使高麗者國王問時安在使回以聞
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面對陳聖學政事之宜除邇
英殿說書累疏利病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金兵初
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遂極言其不可命兼國

予祭酒尋罷復累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已而
奉祀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言聖賢之君未有不以
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宋渡江
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稱龜山先生而朱熹張
拭之學得程氏之正源委脈絡皆出楊時所著有三
經義解及註釋孔孟之書亦多元修宋史載之道學
編中當時蓋有定論也我憲宗皇帝初年勅建祠令
有司春秋致祭其崇尚之典可謂隆矣臣生長其鄉
景仰先哲竊意宋儒朱熹張拭元儒許衡吳澄俱以
有功聖門得預從祀廟廷况朱熹張拭之學源委脈
絡皆出楊時學術純正著述亦多較之許衡吳澄其
功始末可以伯仲論也獨不得預四儒從祀之列嘗
竊疑之邇來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爲言可見
後學之心皆有未安如蒙准言乞勅延臣討論故事
將楊時陞祀孔子廟庭詔示天下有司肖像入廟春
秋預從祀列庶先儒道學之功得以傳示於天下後
世則斯文幸甚天下後世幸甚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十

題覆宋儒楊時從祀疏

明學士程敏政題爲從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關
送國子監博士楊廷用所奏前事要將宋儒楊時定
議從祀孔子廟庭爲此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紹興府
彭誼亦奏前事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何昇亦奏前
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拭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
門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可見後學之心多有未安
也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合仍照例行請本院
查照擬議徑自具奏等因臣謹按諸儒從祀於孔門
者非有功於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
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之
遺書及朱子淵源錄所載龜山行狀墓志等文俱稱
其造養深邃踐履純固與明道相似方其學成而歸
程子曰送之曰吾道南矣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
親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
一傳羅氏再傳李氏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
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溯淵源而太

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本原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
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藝則龜山傳道
之功不可誣矣然則親講若文定私淑若朱與張咸
在脩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邇
邪崇正者反不得與揆之人心誠為闕典擬以龜山
躋升從祀列於東廡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宜合
公言其應封伯爵乞勅廷臣參酌施行仍行國子監
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謹議奏聞奉旨是准追封宋
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位列宋儒司
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宏治九年七月初八日

請崇祀龜山恤後疏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延平府將樂縣知縣臣李
熙奏為祀先賢世祿其後以崇道學事臣竊見宋儒
龜山楊時學傳東洛道倡南閩關邪翼正繼往開來
誠有功於吾道者也曩歲祭酒謝鐸歲貢生何昇建
言欲將楊時從祀孔子廟庭肆蒙皇上稽古右文郎
勅禮部定議封楊時為將樂伯行令天下學校春秋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十一

從祀列位次溫國公司馬光下斯文增慶士類騰懽
况楊時為將樂人今其書院塚墓陋屋幸存荒墟尚
在子孫貧寒無以為度臣叨尹茲邑景行先哲仰副
陛下崇儒重道之意有未能也嘗考本縣祀典所載
自國初有隋汀州刺史穆公閩將軍劉公朱將樂令
陳公是雖忠臣良尹禮宜血食然皆一時寓賢非有
大功德於民者悉蒙朝廷歲令有司春秋各具牲帛
特祭於廟今楊時為本地道學宗師有功於前聖有
功於後學不得蒙一牲帛之祭止同於他縣從祀之
列於義誠所未安也臣查得宋臣趙抃原籍衢州府
人近歲知府沈杰謹奏為祀先賢以勵風俗事欲將
趙抃春秋致祭蒙皇上表勵臣節特賜准行然抃清
節雅望垂休今古鄉社歲祭於理為宜豈有若楊時
傳道之功繼往開來者哉臣伏觀陛下御極以來賢
智奮庸固已盛矣工匠技藝間亦苟祿庸夫孺子咸
與出身今先賢子孫貧賤湮微而不蒙聖世斗祿之
及於心誠所不忍也臣又見宋儒朱熹原籍婺源而
所生之地實寓尤溪蓋考亭之學出於延平延平之

學出於龜山。國家以朱子著述有功吾道，故世祿其子孫。邇流而源，則道南一脉，實自龜山始。厥功豈朱子下哉？伏望陛下乞勅該部定議行令，有司於每歲春秋從祀外，乞照趙清獻公事例，別具牲醴祀帛，就於書院祭之。其十三代孫楊爵，見克本縣儒學增廣生員，性質朴實，乞照徽國公子孫事例，量與一職。就於本縣月支應得俸糧，以存先賢之後，使天下萬世知楊時為將樂人。陛下崇尚道學，令有司優恤其後者如此，豈非一代之盛典哉？臣具本親赴通政司，資進以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着落翰林院查例。

龜山從祀辨

邑人能威，撰謹按儒者從祀于廟庭，以其德足以潤身，道足以濟世，功足以繼往而開來也。白顏魯思孟配饗而下，至於宋之周程朱八大賢，不可尚已。其餘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手、長、孔安國輩，不過傳註授拾聖經而已。他無足稱也。漢四百年，雖曰一董仲舒矣，然正而未免失之迂。唐三百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十二

年，雖曰一韓愈矣，然達而未免失之淺。宋之張邵固足稱矣，然張之宏毅未至于純，邵之高明未即其實，亦不能無議者。故君子之論道當嚴，而於取人當恕焉。將樂龜山楊先生，宋大儒也。我太宗文皇帝御製性理大全書，憲宗皇帝御製續通鑑綱目書，具載先生之道德行事詳矣。愚請條理而辨之。按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則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三人也。觀游之清重，其學與楊同一靈利也。而先生之涵養實有以過之，謝之誠實，其學與楊同一長進也。而先生之聰悟實有以過之，是力量見識比之張邵雖不及，而其學則非漢唐儒可及矣。胡安國稱其天資夷曠，濟以學問，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呂本中稱其寬大能容，不見滯淡，不為崖絕。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如此謂之德不足以潤身，不可也。且胡氏嘗薦先生有曰：延置經筵，朝夕咨訪，補裨必多。至于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是其才。

雖不如程子之經世濟物亦非漢唐儒可企矣按綱
目先生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
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
士不遠千里從之遊及召爲秘書郎條陳十有數事
又乞收人心誅童貫罷奄人防城知無不言居諫垣
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
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如此謂之道不足以濟世
不可也又曰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
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
宗考之當時若羅從彥嘗徒步從學朱子謂龜山倡
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又從豫章學朱子謂居處
制行真得龜山法門考亭朱子又從延平學果齋李
氏謂集大成以定萬世之法是上承二程之緒下啟
三賢之傳皆先生也謂之功不足以繼往開來可乎
况張拭又謂先生推本論奏王氏學術之謬追奪王
爵罷配饗使大統中興論議一正至于今學者知荆
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其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十三

承孟子者其功顧不大哉由是觀之則先王之功亦
豈註釋訓詁而已耶嘗觀其語羅仲素書曰某嘗有
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
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
此蓋其所自爲者如此噫斯言也漢唐諸儒曾有是
乎大抵取人物於三代之下當折衷于朱子或以中
庸或問論先生引莊周出怒不怒老子死而不亡之
語雜于佛老以飲食作息無非道流於佛氏之作用
以人爲道則遠道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數言流
于老氏之虛無以此而致議者愚以中庸乃傳道之
書也或問正論道之言也朱子恐人泥其言而學之
差論之不得不嚴故雖純正如程子以養福修復爲
修道之教以執持不行解執其兩端亦斥其非况其
下者乎至于他日或問游揚中庸說之疏畧朱子乃
曰游揚才高博洽雖其說有疎畧然皆通明不似兼
山輩立論可駭也吁此朱子取人之恕也不然則古
今無全人矣何以爲朱子或以先生問程子西銘之
書言體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及聞理一分殊之說

答程子書有釋然無惑之語。程子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又以此而致論者，愚以先生之問西銘，正審問明辨之事。學者務實，當如是也。觀其答程子有彌物平施之言，朱子謂其言不盡，而理有餘，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于此。龜山語錄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論分別同異，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與？噫！此朱子與人爲善之公也。論者烏可觀其始而不究其終哉？或謂程子稱游之穎悟溫厚，而謂楊不及游，殊不知此乃伊川之言也。伊川最愛定大明道，最愛中立，蓋各因其氣象之相似，未可以爲優劣也。或謂先生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就，殊不知苟可以少行其道，則出先生之志也。故朱子曰：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可見矣。或謂朱子言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却寬平，終有土風在，殊不知亞聖如孟子，猶不免於戰國之習，夫豈可以是而病先生哉？先生之前，如賈逵、范甯、杜預、王肅，或語焉不詳，或擇焉不精，亦得從祀矣。而先生則未焉。先生之

先憲

十四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後如呂祖謙、張拭、蔡沈、真德秀，或雄博穎悟，或傳衍經義，亦已受封矣。而先生亦未焉。夫以性惡禮僞之荀况，宜得罪于聖門也。而反受蘭陵之封，以老莊空寂之王弼，蓋非聖人徒也。而反膺偃師之爵，較之先生之德之才之功，果何如耶？世之維持道統者，或建言黜况以進先生可也。或進先生以黜弼亦可也。愚也。叨生先生之鄉，相去幾二百年，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在目。倘以愚言不棄，採而聞之於上，增一籩一豆于金聲玉振之門牆，以張斯文之氣，則匪直先生之幸，實斯文之幸。將見受者得以饗祀於無窮，而舉者各亦與之相爲無窮矣。三薰三沐，不足以爲維持道統者謝。

書龜山帖跋

朱子撰楊程二公論易有不同者，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

淳熙戊申六月十日
新安朱熹書

重修龜山族譜跋

龜山九世孫楊宗閔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木之茂者本乎根水之深者本乎源人爲萬物之靈其本不在於祖宗乎宗閔之先自文靖公至今更歷九世其源流已有高祖之茂所立家譜既詳且備而公之出處言行又有黃公夫疾所刻年譜矣獨有誥勅碑文但撮其要而自公以下子孫世系未獲增錄皆爲闕典宗閔乃諱入五世之派繫于公之下並附遺錄以傳焉非敢曰善繼述也惟使後之人知本本水源之所自云

楊敦仁字仲遠元祐二年進士治經讀史能不囿於俗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然舍之而不耘稗莠傷之助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十五

之長者則握之而稿矣其讀乾坤易與經史多有論著龜山先生嘗稱其用意精深亦見好學之篤書劄往返與論篤已反身之學詳克已知命之旨辨異端老佛之非凡纏纏數百言具見龜山全集

廖剛字用中幼時隨父讀書於順昌遂居焉少從陳瓘楊時學崇寧五年進士宣和初由漳州司錄擢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乞補外出知興化軍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他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散去除

本路提點刑獄。復拜給事中。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之罪。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鰲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乃並與祠。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知漳州。七年二月日食。詔言事。剛請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聳然。卽召剛至闕。拜御史中丞。疏言殿前司強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狀。會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鄭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立朝廷乎。因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十六

顯疏其惡。億年奉祠去。復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改剛工部尚書。而令王次翁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殺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遠。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陳選字舜舉。蛟湖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最與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筮而後往。家人俟

其歸迹可數也。平居循循不見喜怒，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惡聲，至於弗聞，視其容貌，泝然無所芥蒂。少時有故人將亡，其子幼，託以白金，比壯召而還之，其子矍然謝，初弗知也。其義足託孤如此，遭宋中葉，世亂隱居，耕樵自適。楊龜山為傳，陳瓘、鄒浩、游酢、李綱、朱文公各為之跋。

朱熹跋曰：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為人。今得鄧生絢所携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輩稱述之盛如此，不勝慨嘆。夫居士之為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嘆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資本薄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以矯厲而切嗟之耶？因敬書其後，既以自警，且以示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先憲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十七

春新安朱熹書於南康郡舍之拙齋，見文公全集。

楊希旦自少以文行知名，屢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為人敦朴夷易，不事表暴，粹然有長者風。龜山先生嘗言：某得侍先生燕閒，其善言懿行，固已歛聞習見之矣。其子循道集其詩文數百篇，龜山先生為之序，謂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尚雕琢，覽者可想見其風度云。

楊迪字遵道，龜山先生長子，髫時已能力學，措物即賦，既冠益貫穿今古，平居無喜愠色，孝友和易，中外無

間言少遊伊川之門多士咸斂手推先伊川嘗答龜
山書曰令子各勉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其於易春
秋尤精登進士第官至奉議大夫崇寧三年疾卒遺
文數百篇後朱晦翁得而讀之嘆曰是所謂發微詣

極冰解的破者耶從祀鄉賢

朱熹跋遺文曰先君子嘗志楊公遵道之墓記

其論語梗概皆極精詣且言其生平遺文數百篇存
者什一二且喜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
恨其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
乃得此篇于將樂鄧緇得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
喜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志所書論莊周語
不復見則視作志時所亡失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
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嘆曰是所謂發微詣極
冰解的破者耶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

先憲

十八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其取舍之決惜乎未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識經疏
附母而始遷遠祖饗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
非公所宜為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
真者與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之
學有以考焉而於吾先君子之作有以信其非世俗
諛墓之文也志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某處璿為鄧
言公先已葬將樂縣垂惠鄉珠林山志時蓋將改葬
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
敢因并記之
以見其實云

馮夢得字初心篤志嗜學博洽經史登嘉熙二年進士

第歷給事中累官禮部尚書居官不私薦拔時號名

臣嘗奏立龜山書院請賜田養士復其後以主祀事

時謂扶植道南一脉公之力居多云所著有豫章先

生遺藁序深得理學宗旨

黃伯固字德常縣西隅人紹熙癸丑進士爲人龐博而
堅凝鉤經索史嚴義利重然諾嘉定乙巳以奉議郎
知上高縣精明剖決不倦犬要以抑強扶弱爲本任
豪屏迹財賦虧陷伯固稽考版籍搜抉無遺公帑克
足去之日有餘錕悉貯縣庫毫不自私累官四川制
置副使兵部侍郎卒贈少師謚忠簡

明

鄭克敬東北隅人洪武中賜名公正因字克敬由薦舉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十九

任延平府儒學訓導陞監察御史正色立廟以廉介
見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大官以聞上詰其
故對曰今日臣父歿忌不忍食酒肉高廟曰尊者賜
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復對曰臣聞有父子而
後有君臣上悅賜寶鈿五錠

吳復字克初玉華人永樂二年進士授湖廣監察御史
居官清慎忠直知無不言理冤伸枉得風憲體文廟
每日爲圓眼御史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未赴任卒

黃琛城西隅人字廷獻號簡庵伯固七世孫正統四年

進士除戶部主事督糧儲於蕪松所至赫赫有聲先是吳地比歲夏旱琛累至累雨去則復止民因以主事爾呼之轉員外郎陞郎中奉詔賑淮北所全活者萬數轉江西叅政政務煩劇總理有道陞左轉會洞寇朱紹綱叛閩臬諸重臣議據其要害俟出而擊之琛曰賊所恃者險耳安知戰耶爲今計莫若乘其勢之未熾積之未克揜其不備直搗巢穴可繫頸致也若我師一緩養彼強悍幾會一失不可爲矣衆意決遂率師以行夜三鼓破其壘俘紹綱餘黨悉平時服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

其智以憂去服闋改浙漕甫二十七日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奉命巡撫四川考察官吏問民疾苦備州小邑靡不巡歷二年召還掌部事尋卒櫬歸朝廷遣官

葬祭學士倪謙撰墓志銘子二謙謹所著有簡庵詩

集

附請追謚學士宋濂疏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琛謙題爲乞恩追謚國初名臣事臣伏聞太祖高皇帝

龍飛之初首賜書幣特徵浙江金華府金華縣布衣宋濂置諸左右初授江南等處儒學提舉歷陞翰林學士承旨始終信任凡軍國重務濂益裨益居多而郊廟朝廷百司諸藩制度文章則皆出于濂手十有餘年告老而去濂之材行勲業固非愚臣晚生所知然嘗得其文集伏讀高皇帝親製誥文詩章與夫同時劉基王偉諸人所撰序文贊傳行狀墓志則濂允爲聖朝開國文臣中之第一人也濂旣告老之後雖

普謫居于四川成都府灌縣。竟卒於夔州府。蓋以孫
慎得罪而玷累之。非濂之罪。其遺柩已蒙蜀獻王賜
塋于成都府華陽縣城東三十里。今將百年。未蒙朝
廷謚號之賜。天下學者私竊感傷。臣伏觀聖朝。凡文
武群臣中。但有材學勲業可稱者。於其卒也。皆蒙賜
謚。贈官。塋祭。經遠年者。皆蒙追謚。追贈。追祭。在前代
者。亦蒙建置祠堂。修葺墳墓。追封官爵。優免子孫。差
徭。此最盛德事也。是故臣敢昧死為濂上言。伏望聖
恩。特勅該衙門。詳考宋濂之材行勲業。而舉行追謚
追贈。追祭之典。仍行為建置祠堂。優免其子孫。雜泛
差徭。不惟濂在九泉之下。感恩不
朽。而臣與天下學者。亦與有幸焉。

余泰。字達夫。水南人。成化庚子舉人。任廣東興寧知縣。
寧俗尚爭。互相告訐。有經十餘年不決者。泰至。廉得
其情。立剖。始盡。宋縣令顏亥。主簿徐千能。同死節。泰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一

為考證。收志。立祠。率父老祀之。民始知義。生員薛緒
王天與。被誣。久繫獄。泰力為辨。誣而申釋之。緒獲廩
廩貢。天與魁薦。擢第。士氣丕振。鄰封龍圭石馬二峒。
舊戍與賊通。泰為陳利害。峒賊帖服。乞休歸。杜門不
出。卒年七十二。所著有春庵集。

蕭崑。字叔岡。天性孝友。從蔡虛齋先生受易。篤志性命
之學。正德丁卯舉於鄉。辛未乙榜。授淳安教諭。建正
業書院。講明正學。時稱道南正宗。弟子輩聯翩颺起。
丁艱。服闋。補績溪諭。教思益詳。歲己卯。廣東禮聘分

試時濠逆氛急。門人勸阻甚力。崑欲得人報國。毅然
行。適濠攻安慶。爲邏卒捉。面濠欲降之。崑慷慨言
殿下賢孝。聞天下。迺違祖訓。干天命。復欲辱義士。
一乎有死而已。必不可降。濠怒。挺之幾斃。曳江干。從者
潛負至舟。抵廣。卒於邸。按使王子言經紀其喪。移檄
兩學。入名宦。尚書胡富銘其墓。詳載槐秋悼節集。

陳真。字思誠。由歲貢生拜饒州通判。改安慶。秩滿赴京。
會成祖夢二朱衣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日
同他府通判陳假引奏。適與夢符。俱陞知府。真知楊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一

州。政尚寬平。不事鞭楚。尤加意貧民。歲旱。跣足自罪。
以禱。雨隨霽。時稱有古循吏風。性尤恬淡。寡欲。居官
常種蔬以自給。九載當代。民伏闕乞留。朝廷允之。加
三品俸。在任一十八年。致仕卒。

李文殊。字崇禮。由楷書錄用。永樂四年。游陞兵科給事
中。左遷滎河縣丞。洪熙改元。歷戶部照磨。工部主事。
刑部郎中。陞廣信知府。歷任中外。持身廉介。布衣蔬
食。始終如一。年七十致仕。行李蕭然。居鄉人甚重之。
正統間。沙尤寇圍城幾陷。殊力贊攻守之策。賴以保

全又奏減一縣糧差以甦民困乞勅大臣訪察
甯從及分汝尤二縣之半立永安縣添設官軍以鎮
守之制可其奏年九十二欲條陳軍民十四事疏成
而卒

吳璟字良器勝之孫由邑庠薦辟正德間任龍江局副
使風範嚴肅吏畏民懷會奉輸輓至京惟璟會計咸
當冢宰楊公廷和甚重之以告武廟召見謂曰汝官
小固乃爾耶璟叩首曰臣職下位荷聖恩寬以久任
獲貢王賦豈敢貪天爲功時劉璫方熾璟恥逢迎乞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三

體歸詩文自娛教子龍食餼於庠年八十餘卒

林鈿字良章萬歷己酉貢生學問淵博澹泊自安毅然
以綱常名教爲己任宋儒羅仲素李愿中向未從祀
特爲呈請於熊督學尚文疏題得旨從祀廟廷請刊
先儒楊龜山全集與修將樂縣志皆纂補精詳祖母
苦節披瀝陳情竟得徵恩旌表母病僵暝三日籲天
祈代得以復甦年臻上壽人以爲至孝所感及貢例
徵里甲資其路費家貧如洗秋毫卻之生平以誠正
爲學問根本而清介之操卓然有以礪世所著有澹

寧齋集行於世後以子兆蘭貴勅贈文林郎

蕭來鳳字舜儀號賓竹徐郡登督學八閩講學詢要領
悟者絕少鳳獨以知止修身即可登曰吾師李見羅
闡明絕學汝得當往事焉羅與語多所契合退謂人
曰將樂有舜儀身體力行卽是龜山不死問答具載
來益堂止修集由貢訓海陽論饒平署海饒揭三邑
篆宦囊如洗正從祀鑄祭器請罷月蝕公宴推解以
濟貧士遠來問道者凡十一邑學者彌爲賓竹先生
鳳生平力學甘貧食不梁肉衣不絮帛好着方冠爲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四

上下八采著名三綱五常巾道路轉折如明堂矩步
目不邪色耳不淫聲終身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著有
演宗問答雅歌集年老致仕卒於家十一邑門人聞
之爲位而哭於潮朞月而退方伯黃琛表其廬曰道
學淵源萬歷丙辰祀海饒兩庠名宦饒民若或見之
又祀諸靈祠飲食必祭已未祀本縣鄉賢附語錄二條海陽門
人湯來熙問於賓竹蕭先生曰修身爲本之學合下
要從最上最第一着處安身然後經綸事物方是
合道譬樹得其根枝枝葉葉自然發榮滋長暢茂條
達若着在事物上探討儒教終日用功畢竟與天命
不相干涉於知本之旨尙隔一層而欲以透性命關
難矣未有不培根本而得枝葉之榮有此知止之學

孔子爲萬世學者安身立命而言也請再明言之答曰聖經以修身爲本提宗是爲千聖樹不易之的然總標曰大學立綱曰至善學何以大惟天爲大善何曰至天載其至是就從最上處立宗最先處立命矣人能知止至善則根宗深厚定靜安慮馴至能得其爲枝葉條暢華實精固全身神魄毫無滲漏所爲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者非是而誰顧至善之未易止也則以經事宰物易紛於逐末而倒行逆施始之不圖而終是驚也以故辨別事物本末始終而知所先後所以爲求止之方而本末始終先後不可一言而別則又條別八目反覆言之以究歸宿之所此豈是皆以修身爲本一言實爲止善之地分也故曰止者止于本也本者本諸身也而又以本亂末治厚薄厚者反言決之則本之不可他求而立本之不可藐視者昭昭矣知本知至蓋經世之學把柄到手全副性命用事而所云知止而定靜安慮能得者綽綽乎其體備而神化之矣故知本則知止矣知止則知本矣格至誠正涉而即通均平齊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五

治過而即化尚何明親有不完滿之分量哉蓋徹內徹外徹始徹終俱是無上第一着命脈也孔子爲萬世學者安身立命蓋如此也吾弟乃欲申明言之欲學者經世性命一併入手乎愧余不足以明之姑述所聞以俟君子

吳以敏問蕭賓竹曰靜玩陽明先生論精一用功曰惟一是一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春籩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春籩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誠哉言也愚謂人之一身具二五之精混然處於億兆何殊太倉稊米惟要認得此身又要認得此身之修之爲本也本果有外於精一乎否也答曰甥以陽明先生所論一爲主意精爲工

夫確矣。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為性精而求惟一與鄙論以博學一節。俱是擇善明善。有弗學一節。俱是固執誠身。語亦相同。德性學問亦然。惟格致為誠意之功。一語不能無辨。何則。蓋大學一經與他經不同。見羅老師所謂分量極大。根柢極深。端緒極微。法度極密。非深悟不能下此語。讀者欲融通會成一片。毋致支離。又欲明晰。既得支給。毋致駁亂。要深研透徹性命。不涉粗淺。又要平夷。現在目前。不淪晦鑿。若論孟則意思所融。不能偏全。而語緒所該。自有詳畧。即中庸亦主闡道。然或單言性命。未究經緯。或首重學問。徐及功化。如是則德性學問。主意工夫對言足矣。如易經乾言德業。坤言敬義。胥此類者。獨大學性命經世一齊并舉。乃學之全。故首揭三綱。倒歸知止。平鋪八目。約歸知本。語可繹也。若以格致為誠意之功。則止本一脈。頂針相傳。宗旨淆而且晦。詳數事物。分別本末。始終條目。混而且擾。且以格致入門。將定靜安慮堂奧。千古蕪蕪。故大學一經。非他經比也。約言發明備矣。本固不外精一。則止修雙挈。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六

是也。若以格致誠意當之。誤矣。幸研究之。

余化淳。字毓初。萬歷庚子舉人。辛丑乙榜。授福清教諭。擢知儋州。地僻海外。黎人出沒縱劫。淳練兵扼險。緝勾引者。置之法。民乃安堵。陞惠州同知。革常例千金。清占田千畝。海寇猖獗。與叅將分城守。獲大盜洪三老張大茂等。餘寇悉平。丁艱。補湖州同知。湖烏鎮私鹽。群盜接應。淳多方嚴緝。獲沈三柴大等。正法。害始除。署嘉興秀水二縣。時兩庫如洗。徵檄兩下。紳士望風傾服。浹旬溢額。撫戢地方。勞瘁備至。病歸。歷宦四

十餘年毫無生計。

林兆蘭字幼馨中萬歷戊午舉人知雙流縣值歲凶爲之招流亡賑饑餓架屋千餘間以居之請題免秋稅全活甚多後掛冠歸里僅携蜀志一部家居蕭然藜藿不克晏如也。

論曰古無理學之說有之自宋儒始自唐虞以一中相傳開千古理學之統漢唐諸儒專攻經義而見道者蓋寡濂溪周子直接孔顏學脈一傳程氏兩夫子再傳而橫渠上蔡龜山三傳至豫章延平洎朱夫子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七

集群儒之成其道大著厥後元明之間代不乏人要皆讀書窮理本於躬行實踐此所以上繼列聖心傳下開萬世聾聵也夫聖人道在六經坐言起行還至立效非如後代訓詁迂踈也龜山先生成進士後調官不赴跋涉求學及其立朝正色匡君侃侃不阿乞誅姚古並劾蔡京王安石之罪非剛大之氣養之有素與廖陳諸公見而知之故問學爲近若過庭有訓尤其親切者至若陳思誠李崇禮吳良器余達夫或致仕不忘君國或爲政志切利民不以位卑爲鄙過

之地。每以揚善爲丕變之方。亦後世之典型已。他如
林兆蘭之清節。吳復之忠直。二黃祖孫之精明智偉。
存則咸仰其風。沒則可祭于社。吾不知於聖賢出處
一致之學爲何如也。賓竹蕭先生。以隔世私淑。紹承
絕學。觀其答問語錄。洵得龜山家學。而叔岡值濠逆
之事。尤能致身大節。無愧虛齋焉。且夫理學之途。所
以成君子。亦足以藏小人。昔東坡議貢舉劄子。謂性
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豈可
信哉。蓋義利之交。間不容髮。竊程周之皮毛。拾朱陸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八

之涕唾。峩冠博帶。以文其貌。正言厲色。以飾其情。而
書空咄咄者。不知何物也。一旦臨小事。如毛髮比。卽
瞠目不知所云。呼孔子佛爲里巷兒笑。嗟乎。國家又
安賴迂濶無當。如若而人者。竊祿爲哉。我

皇上道貫天人。不忘典學。而褒贈崇祀之典。黜陟幽明。
惟核其實。以風勸天下。士之蓄道德。能文章者。咸爭
自濯磨。講求實際。以勉報

明廷一日之知。宜乎盜虛聲者。屏迹而僞學亦無由置
喙矣。按韻會懸法示人曰。憲書曰。淮聖時。憲讀是編。

也。庶幾興高山仰止之思乎。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先憲

二十九

名達

晉

廖義先字重方。少有才名。長登薦舉。擢註書郎。辭歸教。授里門生徒。王蘭李靖輩俱拜相。奉勅賜旌表坊曰。濶德育賢。

唐

廖前字勝啟。咸亨三年。以父鼎隆平侯勲。擢真州判官。尋陞南劍路刺史。時縣治省入邵武縣。郡寇大作。前臨保障。寇息。民安。奉勅以總督平章加封二千石。永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牧茲土。於是教樹畜。豎宇舍。撥街渠。建學宮。分四郊。團里社。東郊外有兩湖池。其四畔坦而廣。草木蕃蔽。日影少臨。龍蛇虎豹多居焉。命斫代焚燒。驅而遠之。汲湖池水。開墾田。藪爲新開龍池團。仍巡屬鄉。子校黃潭蛟湖萬安光明永吉三溪桃源等團。及順昌白石坑寺等處。安插居民。分里佈種。積穀二十餘萬石。蓋三大廩於龍池團。又建龍池橋。儀鳳三年。赤地千里。發所蓄穀。民賴獲蕪。垂拱四年。人民樂業。笙歌載道。乃奏復爲將樂縣。所賑穀不徵償。倉廩空虛。邑人

德之。請倉廩基址。更立大施禪寺。以志不朽。後爲每
歲迎春之所。又助墾龍池田圃。大克公業。由是子姓
源流。世居龍池之蓮花山下。縫掖簪纓。累世不絕云。
按南劍州刺史王審琴有讚曰。天生奇木。紹襲彌芳。
眞州佐政。迪憲維良。欽擢南劍。總督平章。西鏞屬地。
寇作不常。親臨下治。虎豹潛藏。咸沾德化。乃各耕商。
循行阡陌。聚蓄盈倉。世遭大變。地赤不祥。悉發廩賑。
豐不徵償。功業著國。民頌其棠。易名將樂。永受恩光。公之遺愛。萬古毋忘。

宋

廖光字顯祖。性剛決慷慨。不阿時好。由鄉榜選入太學。
值奸臣李達用事。上疏乞斬之。名震京師。出爲漳州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二

判。多惠政。陞本州守。

蔡元方。熙寧九年進士。初主鄱陽簿。歷懷安博羅南豐
等縣令。以年勞改奏議郎。爲人果毅明達。遇事能斷。
初懷安會更役法。乃親按一日而畢。使不得爲奸利。
旣去。旁邑以舞籍得罪。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
在南豐時。歲大饑。立法以賑之。所全活者甚衆。其爲
政強敏。凡與民約。輒不敢犯。然簡節跡目。使民易避。
破奸剔蠹。必鋤其根而後止。故所至皆有風績。稱爲
良吏。

傅壽。品行高卓。具文武才。慶歷七年。由人才選舉。擢用捕江西寇。經理邊務有功。歷官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聲績茂著。熙寧九年。年六十九。卒於官。神宗遣官送葬。元豐三年。子璘。蔭潭州判官。今嫡派失傳。仕績無考。未祀鄉賢。

鍾世明。字仕顯。建炎二年進士。居官清介。奉法嚴謹。歷階兵部侍郎。致仕歸。立義學以教鄉子弟。與其族人發廩粟以賑貧乏。時多其惠。疾終於家。勅葬黃潭都。遺人祭田以供祀事。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三

廖正道。字明理。以文學爲當世望。弟正一登第。宣詔集英殿。上問同志爲誰。對曰。苦守讀書。志不干祿。惟臣兄正道也。下詔徵至。試之。文章宏麗。學問淵深。欽授吏館修錄。遷泉州司理。終於官。

廖正一。字明畧。元豐二年進士。元祐中。召試館職。蘓軾得其策。擊節嘆賞。常居言路。著直聲。出知常州。蔡肇稱其汪洋之學。造微瑰瑋之文。絕衆。後謫信州玉山。監務而卒。自號竹林居士。所著有白雲集。

廖淳。字元朴。年二十中鄉試。登天祐三年進士。除洪州

推政以廉能著聲守母制去任補撫州折獄平恕考績稱職擢御史卒於任

廖子孟淳長子字元之能繼父志同弟子平由鄉試又同登淳祐元年進士任建陽令以廉明遷尚書郎巡守袁州進朝散大夫尋陞金紫光祿大夫生七子長正古季正一俱登第仲子正道欽授館職

廖子平同兄登第有司立坊曰雙鳳朝陽任南安令有惠政考最進寶謨閣學士三奉勅使金國復命奏對皆稱旨特蒙宴勞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四

廖正古字明遠龍池人治平二年進士初任西安知縣屢言青苗保甲不便忤當道乞致仕歸口與故舊嘯傲山水簞瓢屢空晏如也所著有歸田錄

廖琬字世重幼嗜學及壯材德過人以懷材立節欽擢為黃門歷言內外條政糾激百僚無一不實不次陞至尚書兼左僕射卒於官諭賜葬祭

明

王暹字希白水南人洪武丙子科禮記魁除廣西興安訓導歷靈州教諭永樂中以薦入京預修五經大全

陞翰林院檢討掌國子助教事轉編修每遇國家之事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屢封章以進多見採納爲人德性溫厚操行端謹善屬文所著有聲律發蒙解註。

張可大由明經秀才洪武間辟爲尤溪知縣廉明公正處事有條理鄉民頑獷不應賦役可大出示諭以禍福民帖然歸順。

張聚字貞亨水南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奉命理軍政所至搜抉欺隱有司望風震懾左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五

遷松江推官轉江西撫州通判居官善治獄民不敢欺嘗奏府職公出均給廩餼制報可遂爲例。

吳勝字志剛由恩貢宣德十年任平原知縣始入境蝗爲災發廩極饑捐俸貴糴多所儲蓄民賴以活邑火災步行非禱火遂熄政尚寬平民咸愛之。

王旒蓮之子由太學生授江西萍鄉知縣廉慎公正興學獎士尤急於惠民民德之時增一丞以專賦稅旒以職冗爲民病奏革之秩滿遷西城兵馬使。

溫儀字仲威中和都人正統間由舉人除温州推官若

官廉慎善治獄會平陽寇葉八反儀率士兵攻破夾
嶼山入賊壘斬獲三百還所俘男女百八十餘人既
而秦順徐懷恩復叛儀直搗巢穴擒懷恩并其黨三
十餘人巡撫尚書孫原真以聞進五品階秩

謝君惠以貢入南雍中應天庠子舉人知懷集縣端詳
敏瞻常捐俸築陂溉民田數千畝後擢光祿署正轉
刑部郎白誣主寃獄會山海獻捷大工告成兩捧詔
傳宣所至軍民感激魏瑞植柄持正不阿屢劾逆黨
田爾耕等陰布萬金求寬惠堅絕之同部郎不無染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六

指羅織繫獄時服惠爲清貞遠識轉知梧州府條兵
賊六弊陞兩廣鹽法裕兵餉擒大盜修梧志時靖藩
王薨靖江王應襲藩王幼子玉哥闇于爭立幾釀變
奉勘詳確請定儲封分祿給玉哥得旨事平撫按交
薦擢長蘆鹽運使

揭鴻字于漸嘉靖乙酉中應天舉人深明兵法短小精
悍舞槊如飛初判潮州署海陽兩勦蘆清神山溝及
石帆倭寇前後斬級奪男婦六百餘繼署海澄時南
陽賊王若魯擁衆萬餘台黨吳平分立十六澳焚劫

通城。鴻單騎撫諭。探虛實。領兵力戰。賊首鋒刃生擒。若魯并黨五百。收被擄三千人。轉連州守。值余阿五兄弟倡首。聚衆爲亂。鴻親臨較武。法調狼兵。威名大著。阿五懼服。請降。地方籍安。兩地至今頌之。

廖文陞。貌偉才贍。以息貢判惠州。會有旨勦陳萬鍾浚秀二寇。督撫以轉餉屬陞。飛檄諸邑。兵未集而寇迫城矣。陞密趨鄉勇。夜炊直搗賊營。斬獲無算。各邑輸輓以通。又督餉永安。遇賊於道。陞度兵少。令砍竹繫衣爲鎗勢。設伏疑之。賊怯遁去。大軍駐長樂。立檄餉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注

七

米七百斛。俄頃而赴。將士飽騰。嘗視篆興寧。長樂擊寇於槎江。擒馘百餘。已而興寧大饑。積穀不濟。時富戶過糶。陞立令平價。輓轆濟饑。民賴以甦。功當特叙。爲同事者所忌。羅織坐之。憤懣病發。卒於官。

蕭日煦。以律學尉應山。捧檄督築藩城。時鄰州盜起。刻期決戰。煦奉委率機兵先往。掩其不備。賊驚散去。盜復椎埋數十人。監司委煦藉捕盜。操百金祈免。煦輒斥去。竟坐之法。盜憾。捐金爲間。免官歸。

楊大韶。字子舜。嘉靖己酉舉人。初令唐山。再補武掾。八

寨叛。鐘韋豹等分據爲梗。大部單騎入寨。諭以威德。遂降之。監軍霍與瑕曰。楊君膽畧可當萬夫。

朱國卿由貢判濟南府。濟糧十萬。前任鞭笞多逋。卿勸諭有方。樂輸恐後。魏璫時。遍地創祠。牒鄉督建。托疾告歸。其特正不阿如此。

蕭全。洪武間歲貢。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慷慨陳言。權貴側目。靖難兵人逸去。晦跡海濱。終其身。

柯名。以貢令易門。有惠政。擢守河池州。興水利。格夷僮。陞慶遠二守。治績可稱。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八

揭科。恩貢部試第一。授漢中通判。親擒土寇。綽有政才。揭縉。字志南。以歲貢任江西南豐訓導。陞清河。諭有某生獲罪要津。申斥之。縉毅持不可。生後捉去。及巡按八閩。求縉終不可得。後陞平虜衛教授。致仕歸。著有南龍子集。藏於家。

蕭惟清。少負才名。由文學。洪熙中辟爲山東沓磊驛丞。召爲戶部主事。奉命監追江西糧。考績稱職。超陞本曹郎中。官至廣東布政司叅議卒。

陳公庾。字世祿。眞之孫。由歲貢卒業南監。除通政司知

事贊襄司事殫心固怠考績稱職進階修職郎尋
本司經歷卒於官

徐敏字有功南隅人由舉人除光祿寺典簿三載考績
以勤慎著聲進階徵仕郎尋陞本寺寺丞

王文祚字祐之北隅人由歲貢卒業南監除江西撫州
知事居官清儉善書能文太守重之禮遇特優年老
致仕卒年八十九

官賢字子選博學多才由恩選任温州司理有政聲賦
性瀟灑工草書善丹青吟咏著述多有風致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九

李夢祥淹貫經史屢試冠軍以恩貢知蕭縣有政才駘
體不善逢迎隨掛冠歸里

馮忠惠由歲貢判光州督賦寬平陞和陽京衛經歷

伍訥以春秋中式歷廣信鄱陽訓導河南鄉試分考得

佳士八人轉南豐崇寧教諭勸課作人人欽其老成

耿介

徐夢麟易之子以歲貢授主簿轉曲江丞端方廉介署

篆多善政遷南昌經歷郡掛冠歸庭訓有方教人以

善年九十三卒

林鶚歲貢生常爲司理徐階所重任內黃訓導與諸生
崇尚氣節一時士風丕振歸仍好學不倦年八十九
卒

廖有則崇正末歲貢授建寧府訓導齋詔大安開讀適
大兵入境衣冠就執死之

余廉字廷潔聰穎負奇摘文挾藻擅有才名爲諸生時
毅然與蕭儀同正龜山先生世裔請於中丞滕昭修
故墓於榛莽新書院置祭田道南之學燦然後明嘗
與晉江蔡清受業三山林珙之門珙并目以省解廉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十

果成化辛卯第一而清節首甲午明朝上閩發解者
楊文敏之後惟廉一人輒以三楊事業自期許未幾
卒於道士類惜之

邱濟道字君受號楫寰東隅人由恩貢任四川新都縣
邑由奢會之後民苦輸糧道爲請部議計畝輸將更
有磽田數十頃溝澮不通道親詣田所指示疏濬四
十里隰平流清頓成膏腴三載告歸民立像碑以紀
德政

大清

廖騰燿字占五號蓮山康熙己酉舉人會甲寅耿藩變作索之急計脫隱西鄉黃潭卒不爲僞命所染銓令休寧冰蘖自守斷決無滯俗有人命誣陷株累者輒破產燿痛懲其弊乃風始息庚午克鄉試同考官所薦拔稱得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左右通政光祿正卿乙酉典試江南得人尤甚擢奉天府尹宣布朝廷威德遠近翕然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壬辰年鞫獄福州遷戶部侍郎又癸巳年往山東祭告賚兵所至勤恪盡職以老乞歸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浴雲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十一

樓稿海陽紀畧三大公案壽世鴻篇慎修堂詩集諸書行世

祝佺字式求康熙丁卯舉人任湖廣湘鄉縣知縣湘爲楚劇邑喜爭訟投牘者以千計佺愷切勸諭俗爲頓減居官喜澹泊布衣蔬食不異儒生每月課士子文必親構一藝示之雖案牘旁午手一編不少倦中丞趙公甚重之癸巳分校入闈所薦拔皆知名士隨告歸里卒於家

伍思轍字相如康熙庚午舉人授陝西兩當縣知縣轍

燕邑凋瘵之後，加意撫循，流亡日集，嘗有廣文虐士，至不堪，轍揭其罪於上，罷之。多士感激，歷署成鳳徽三州，篆所至，民食其福，薦擢行取入京，藤篋中無長物，惟殘書數卷而已。以疾不能供職，告歸，居數年卒。黃鏐，字劍友，康熙甲午舉人，授四川雙流縣知縣，雙邑田高土燥，歲旱則彌望赤裂，同石田，鏐至，百計周畫，教民䟽濬，凡溝圳蓄洩之法，無不備，以是咸獲有秋，復振興人文，捐修義學，特舉邑乘，頒勸戒十二條，明晰肫摯，如語兒女。上官廉其實，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稱，至通飭各屬，以鏐爲法。膺薦後，擢任華州，值金川兵興，旁午擾攘，一無窘色，以病瘁乞休，迄今蜀中數循吏，猶嘖嘖口碑如新也。

論曰：士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固知實至名歸，使達而無聞，視窮之泯沒，不彰者爲尤恥也。將自數先憲而外，豐功偉業，惡澤仁聲，見於仕宦者，不乏其人。郎少所建曰：不竟其志，要亦時事爲之，訂其生平，仍卓然不自貶損也。司馬溫公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奮於

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舉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
况於中人安可求備然則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
將雖小邑又得數君子從而挽其後不爲不後矣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名達

十三

忠烈

晉

廖孝先字重親潛心學業每以忠孝自許游建鄴僕射王敬宏聞其名辟為賓館補丹陽令水旱災疫民苦不堪上疏十策多見採納遷江州刺史會吳郡刺史徐佩之退先同反先不從竟遭其害事聞特賜優卹蔭其子

五代

廖居素仕南唐為御史中丞以剛直見忌力諫後主不聽乃服朝衣朝冠立死井中大書於篋曰不忍見國破主辱也謚忠靖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忠烈

宋

蕭明哲字元甫文天祥開府南劍授明哲督府架閣監軍出江西收復萬安尋復龍泉又躬入野坡連結諸寨拒元兵被執不屈而死文天祥集杜詩以哀之曰諸生舊短褐張目視寇讎高誼依然在白骨更何憂廖居仕由鄉舉任曲江尉禦海寇被執罵賊不屈奮勇力刃數人遂遇害封鄱陽郡守謚文忠

元

吳文讓林清長子。號遜齋。叙蔭爲武平尉。遷龍泉尹。至正十五年。漳寇李志甫叛。文讓散帑募義擊之。賊勢方熾。兵力不繼。奮戰死。謚毅。

吳克忠。文讓子。始漳州李志甫亂。父文讓募義兵捕之。克忠依縣築土城爲保障之計。因父死於寇。誓不共戴天。竭家資募兵。血戰敗之。盡殄其醜類。事聞。授福建宣慰司都元帥。府元帥。

論曰。忠義之氣。比之河嶽日星。萬古不做也。稍廻翔

將樂縣志

卷之八

忠烈

二

焉。卽遺憾無窮矣。故寧殺身以成仁。不視息以苟活。若數君子足多焉。按廖爲將。邑望族。代有聞人。而教忠。又聚於一門。洵間氣有獨萃矣。若蕭明哲。大節獨全。至文山哀之。其人爲何如耶。吳文讓以卑官捍寇。至力竭以死。見危授命。無忝臣節。厥後其子克忠。切齒父仇。募兵幹蠱。移孝作忠。尤不多覩。特並登以勸。

云。